

登科記考卷七

大興徐松

唐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開元八年

唐由

三月詔曰顏生等十哲宜爲坐像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像坐於十哲之次因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堂壁以顏回亞

聖親爲製贊以書於石乃命當朝名士分爲之贊題其壁焉

冊府元龜

按李陽冰有上元二年縉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集古錄以爲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爲立像其時已有此詔不知何以不用也
按宋熊禾三山郡泮五賢祠記言開元八年始塑十哲是此言坐像者皆塑像也曾子當亦是塑像
禾但言十哲誤

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

瓘通典作瓘

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

等竝聖賢微旨生徒敎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諳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牟穀梁厯代崇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既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望請各量配作業并貢人參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牟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以此開勸卽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

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

十一月詔貢舉人謁先師開講仍令朝集使及京官觀禮

冊府元龜

進士五十七人

苗含液

苗延嗣次子含液開元八年登第見五百家韓注

知貢舉

李納

見唐語林

九年

辛酉

正月詔曰武有七德所以安人禁暴臣稱三傑所以戰勝攻取蜀乃一方之主尙得孔明齊爲九合之君斯繇管仲況宇宙至廣人物至多豈乏英賢無聞韜略葢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今邊境未清統邊須將頃林胡慙擾柳城非捷北虜忽驚西軍莫振罪繇失律過在無謀曹劌不言寧知登軾之効毛遂緘口豈彰處囊之奇長想古人是思擢士雖霑簪紱猶晦跡於下流或蘊智謀尙沈名於大澤不加精訪何以甄收其兩京中都及天下諸州官人百姓有

智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有勇齊賁育可以斬將搴旗或坐鎮行
軍足擬萬人之敵或臨戎却寇堪爲一堡之雄各聽自舉務通其
實仍令州府具以名進所司遣立限期隨表赴集朕當親試不次
用之其有身充見在諸軍統押者但錄所能奏聞未須赴集

冊府元龜

唐大
詔令集

五月壬戌有司引應制舉人見敕曰興化立理急於雋賢呈才效
用屬在文武朕恭默思道寤寐勞求長想幽仄屢申徵賁今邊隅
未靜師旅時興屬聽鼓鼙載懷屠釣廣求百夫之特以作四方之
守總夫戎政爰詔武臣宏我風教諒惟儒林卿等或謀慮深遠或

學藝該通來應旌招深副虛佇並宜朝堂坐食訖且歸私第卽當

有試期也

冊府元龜

乙亥親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命有司置食敕曰卿等知蘊韜略學綜古今喬木將遷虛鐘待扣旣膺旁求之辟佇聞明試之言各整爾能對敷所問古有三道朕今減其二策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務收賢雋用甯軍國並宜卽存緩詳思之

冊府元龜舊書本紀載於四月甲

戊按四月無甲戌誤

策知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科問朕聞武臣保大定功刑以禁邪止殺軒轅三皇之聖莫能去兵陶唐五帝之聰時猶振旅故知體

國經野宜有弔伐居安慮危可無預備朕纂承丕業虔守大寶因祖宗之既康恐文武之將墜兢兢戒懼翼翼憂勤而德教誕敷烽燧尙警三邊每勞於征伐百姓不歌於耕鑿言念于役深軫於懷所以日旰忘餐中宵輟寐思謀臣以制敵折衝於樽俎索名將以守邊降伏其戎寇行何法也得致斯人哉子等藏器待時呈才應命盡陳古今之事備詳攻守之策至時賢著述往彥勲庸兵法有五十三家宜分其四種漢臣有二十八將自比夫幾人景略可逮於孔明張遼得齊於關羽斛律光賀若弼近代之用誰優我李勣與李靖先朝之光誰最又邛南一方之地積西萬里之域將棄之

以促境甯守之以勞人鎮梁州至於流沙軍隴坂至於積石險阻
要害予疑汝明秦中歲役於防水若爲釐革代北年疲於禦塞奚
所變通薊門屯田何術以休其弊柳城梗澁何籌以繫其虜凡此
邊廷今爲重鎮何經何見何履何厯若兵不獲已用何奇謀貞我
師旅使有征無戰必文可來之施何異政柔彼夷狄使懷惠畏威
咸述爾能直言其事當有昇壇之拜佇伸推轂之寵

文苑
英華

十一月庚午冬至大赦天下

王洽然上張燕公書曰去年赦書云
草澤卑位之間恐遺賢俊宜令兵部

卽作牒目徵名奏
聞疑卽是年赦文

進士三十八人

諸科

劉晏

舊書本傳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以建中元年年六十六推之是歲七歲

知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科

楊若虛

見文苑英華

張仲宣

見文苑英華

馬季龍

舊書馬燧傳父季龍嘗舉明孫吳

元口

杜集送元二適江左詩注元常應孫吳科舉當卽是科錢

箋言劉會孟本題下有公自注元結也六字宋善本無之所謂元二者必非元結今從蓋闕

拔萃科

李昂

見文苑英華

暢諸

見文苑英華

王泠然

見文苑英華王泠然論薦書

曰今尙書右丞王邱於開元九年掌天下選授僕清資以智見許

知貢舉

員嘉靜

唐語林載李納知舉盡於十年考冊府元龜開元八年考功員外郎李納以舉人不實貶沁州

司馬時北軍勳臣葛福順有子舉明經帝聞之故試其子牆面不知所對由是坐貶是語林誤也開元八年有考功員外郎員嘉靜見舊書張嘉貞傳當是李納既貶嘉靜代之耳

楊若虛對策曰臣沐清化忝紆黃綬屬陛下聽鼓鼙之音載懷將
率卹邊鄙之聳思輯軍容臣竊歎三隅未甯爲日久矣不以庸非
謬膺推薦恭承大問俯躋玉陛咫尺天休以抒情素臣聞古先哲
王鮮不征伐禁暴止亂咸以爲人思患預防實爲善政伏惟陛下
允恭克讓虞守四表俊乂咸理以孚於人猶卹彼勤勞求茲政道
實天下幸甚臣聞事適於務則理有成法宜於時則功可建是以
廣采輿誦詢於芻言不以人廢言不以欲違衆故計濟事立利倍
功大完軍保勝道泰人安雖三邊未清而百姓不弊臣聞或多難
以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守宇天其啟此邊難以警陛下勤於

政理以致和平因定荒亂之宜以爲子孫之業也不然者豈聖明之時屢有斯寇今若以明視遠以聰聽德欽崇天意允釐庶績制以官刑儆於有位愛敬立於親長始終協於家邦崇禮以致賢修德以來遠言合於道雖賤必行議乖於政雖貴必罰謀得其要必申瓜衍之賞刑當其理不貽戮僕之愆則在庭之官足以致化臣聞燕昭立館以羈強讐越踐自勤竟雪深恥景略用而秦道霸孔明起而蜀業成豈明明之朝不如區區之國其珠玉無足愛之必至賢良思用求之必來惟陛下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苟得其任何憂制敵降戎而已哉必資聽之不濫擇之無失審甄其操履明試

以言謀之以八徵求之以五聽穰苴進於晏子韓信用自蕭何是以君人勞於求才逸於任使舍人求勝臣以爲難臣聞自古用兵成敗相半賢者得其大愚者得其小莫不同用於法焉至於戰勝攻取無出三事類文校義分爲四種記之金策且於玉韜漢臣以之撥亂輔時上應列宿振威耀武咸得其才以臣之愚何以堪此然守終持滿竊仰鄧禹之能勅敵神謀頗懷馮異之略至隱若敵國思其奉上之故亦採於一善未致其全若景略比於孔明功當衛淺張遼比於關羽壯劣情優斛律光著破虜之功賀若弼有平陳之績論其功戰則可齊肩語其才難此或先駕彼亡隋之任士

內用寵戚外階朋黨忠言死於逆耳國命出於讒言政以賄易功
以財成雁門之圍兵士以微而不賞浪河之敗許公以親而不誅
天下分崩人受塗炭是以李勣與李靖爲國家用因亡隋之臣致
有周之業靖則克勝其任匈奴於是破亡勣則能達其謀高麗以
之終滅謀功比事勣可同年以功取人靖以居上臣聞惇德允元
柔遠能邇王者無外守在四夷張綱棄兵竟和南國充國不戰亦
定西夷若李牧以居邊魏尙而爲牧遠和邇鎮固障持邊遠和則
不勞邇鎮則居逸是謂釋遠謀近逸而有終然後明其伍候守其
交禮謹其走集誠以不虞足以輯和士庶羈縻夷狄何必棄南邇

之戎捨磧西之地隳先朝之業致將來之誚爲感國挫威臣所不
取臣又聞華夏者國之心腹邊陲者國之支體若心腹充盈則支
體無害古旣守之不損今禦之而何失古以之足今以之虛非古
今有殊理實授非其任然東自榆林西至蒲海限之以亭塞隔之
以山河啟玉關金微之險有臨洮墨雞之阨飛狐白石爰在并汾
木狹土門出於幽薊李靖距頡利於峽口終絕南侵李傑敗王師
於榆關遂貽東難險阻不異成敗乃殊以是言之非才莫可今若
漸收塞上之士申晁錯之謀安輯雲中之人曉嚴尤之術保以邑
落守以城池求賢良以爲守習農桑以爲教敵至則收其積聚使

野無所遺賊去則伺其虛危使兵不失利則秦川歲減於冬戍代
北不懼於秋犯臣見薊門屯田防軍寇之乘攻守餘暇務耕耘之
積省兩河之粟資三軍之費但使役之無擾何憂兵以致弊軍旣
未息此安可停臣聞取亂侮亡書之明義固險而守國之恆政若
柳城之寇不虐於邊人鴻臚之賓未絕於來使則養士卒以待其
衰也必若虐暴邊隅須申致寇之略如其毒痛於下方興問罪之
師任之以智能申之以謀策明賞必罰教人以信山林水澤之陣
識以權宜父子兄弟之軍赴湯蹈火然後揚兵耀武示之以威則
師旅以貞夷狄柔服惠懷無戰其在於茲若但行以秋霜之嚴而

無時雨之澤不計而動離怨在心驅以合敵貪以取敗既輕有生
之命求幸白刃之中使天威挫衄者臣竊恨焉易曰差之毫釐繆
以千里此之謂也臣以不才展効州郡每懷報國屢上微言神龍
二年進狀論沙場喪敗開元四載投匭言降戶得失鑾駕西幸又
於河中府上表并進柔遠論一首而才微理拙不蒙顧問制問曰
何經何歷敢不盡言臣識淺才微罔知攸據至若昇壇之拜推轂
之寵豈可一策所能及愚臣暗昧不足以當之俯伏惶恐若履水
谷謹對

文苑英華按舊書本紀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爲
河中府置中都而本紀是春唯載幸新豐不言幸河中疑

史有
奪誤